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北京

通

金受申 著

李宏 主编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北京通

金受申 著

李宏 主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通/金受申著、李宏主编.

-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.1

ISBN7-80094-657-6

I. 北…

II. ①金…②李…

III. 风俗习惯-北京

IV. K89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5314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0.125 字数 503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 册

定 价:26.50 元

温故而知新

——读金受申先生的《北京通》

戴 宏 森

金受申先生是研究北京民俗和北京社会史的著名学者，从1938年到1945年他在《立言画刊》上开辟了“北京通”的专栏，发表研究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生活的文章，先后刊出200余期。文章有长有短，常有一文分多期连载，间或有一期多题著文的；经过爬梳剔理，共得12个方面83篇文章，今编辑成书，仍以《北京通》之名，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。此次出版，只是删去了每期文首用于铺垫、衔接的话和正文中个别文字，改动一些题名，其余未作修改，保留了原文全貌。《北京通》的问世，了却金受申先生生前未能了却的一桩心愿，为北京研究提供了一套富于趣味性的弥足珍贵的史料。

金受申先生将专栏冠以《北京通》之名，是否认为自己对北京的事物都弄通了？并非如此。他对写作《北京通》的主旨，作过这样一些解释：“……北京的风俗，物事，一事有一事的趣味，一事有一事的来历，小小的一个玩物，也有很深微长远的历史的，所以区

区笔者也不怕丢人，大言不惭的标了一个‘北京通’。在我的原意，不过以北京人的资格，谈一谈北京事，没有什么深意，更不敢以北京通者自居”，“作北京通，是想把过去现在(注重过去)社会痕迹，加以统计记录，给读者一种对老北京的认识，以及研究北京社会的参考，材料的来源，当然在调查访问方面下功夫，既不能转录古书，也没法抄袭。”

我们见到的记述由前清入民国北京风俗的书稿，大体有两种类型：一种是类钞式的，以李家瑞先生的《北平风俗类征》(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)为代表，摘抄史书、方志、笔记、俗曲等书目477种，得40多万字，近代现代资料为主，兼及古代，共汇编成13大类，录而不议；另一种是访谈式的，以金受申先生的《北京通》、云游客(即连阔如先生)的《江湖丛谈》为代表，资料为深入社会各阶层、特别是下层作调查研究所得，夹叙夹议。两类著作互为补充，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一时期北京社会的概貌。不过比较起来，我觉得更应重视第二类记述之作，因为它保留下来的主要是第一手或接近第一手的资料；第一类文摘虽很重要，但它只是重复了别人已经提供了的东西。

金受申先生1906年生于北京，满族镶黄旗人，本名文佩，后改文霈、受申。北京解放前，他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文学、哲学多年，后在多所中学和一些大学执教，并致力于“国学”研究，著有《公孙龙子释》、《稷下派之研究》、《仄韵楼诗话》、《古今伪书考考释》、《墨经劄记》、《中国纯文学史》等书。他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，涉足最多的是读医书、读词书、寻掌故这三类事，为此竟至把“国学”研究一时搁置起来了。他是“四大名医”之一汪逢春先生的弟子，1939年参加北京第三届中医考询，金榜夺魁，以后多年挂牌应诊。他在《立言画刊》连载“北京通”时只有三十几岁，看他那丰富的文史知识和社会阅历，挥洒自如的笔锋，当时许多读者还以为他是耄耋老人呢！

其实,他的知识和阅历,全是靠一个“勤”字争得来的。他写道:“所以我的‘北京通’,便是给北京的一切作个记录,我虽然乳毛已退,但作不出什么‘名流’文章,只一个‘实’字还作得到。我的目标是‘记实’,我的手段是‘勤问’,‘勤记’,我的希望是读者勤指教,一字为师,笔者绝不敢怙恶不悛的。”他写了许多关于“吃”的文章,并不是由于他天天下馆子,吃遍京城;在米珠薪桂的日子里,那不是如他之辈“穿大褂的乞丐”所能消受的。实际上,有大量“吃”的细节,是他到堂上灶上实地考察得来的

难能可贵的是,金受申先生能够真地“混”入下层社会,在劳动人民中交了许多朋友。在他一度丢了差事、到处吃“闭门羹”的时候,“所幸有些下层社会的朋友,彼时还相当的以我为可合作,于是包卖黄土,代伐树木(其它工作不能一一详举了),实地混入下层社会中去”,“到了年底,高的高三哥,矮的矮三哥,不高不矮横三哥,小辫赵九哥,张三木头六,纷纷送来白面、猪肉、白菜;笑声哈哈,共唱大喏,像‘好哥们的话,大家以经济命脉神赚钱,有我们吃的,就有兄弟你吃的,没钱只管说话’,耳中灌满,非‘口惠而实不至’的可比,真令人可感”。大概这就是金先生所领悟到的“礼失而求诸野”(语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)吧!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金受申先生被老舍先生介绍到北京市文联工作,他为弘扬民族艺术、发展首都的文化事业继续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,于1968年溘然长逝。《北京通》是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。

孔夫子有话: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新北京是在旧北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今日北京的许多文化习俗和风物,探寻它的来龙去脉,不过是过去事物发展了的形态,变异了的形态,或衰败了的形态,是对过去事物否定的否定。通晓北京的过去,有助于理解北京的现在,规划北京的未来。《北京通》一书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丰富、翔实的旧北京考察报告。

老北京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,《北京通》所表现的主要是北京的消费文化,仅以很少篇幅谈到北京的手工业,那也不过是一些小手工业者或手工作坊。北京这座古城完成从消费城市到生产城市的历史转变,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。《北京通》所谈消费文化,包括春夏秋冬、吃喝玩乐、婚丧嫁娶、五行八作诸多方面,全面、细致。谈到消费文化,这不光是有闲阶级的事,广大劳动人民也要消费,要有物质消费,也要有精神消费。在《北京通》中,金受申先生最为关注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消费,并特辟“下层社会描写”的专题加以介绍。讲究生活质量,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一种民风。不仅是富贵人家,即使是穷门小户,一陋室,一簞食,一瓢饮,也要尽力弄得四致些、洁净些,总要在艰难的生活中搞出点儿情趣来。这样,就给北京的消费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内容。

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,生产、交换、分配、消费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的总体。消费,不仅是生产的目的,而且是生产的手段,人不消费,就没有力气干活,物不消费,就变不成产品,消费可以唤起生产的动机。研究消费,发展消费,引导消费,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的一项重要课题。《北京通》将老北京人的消费观念、消费品的制作、经营与流通,各种服务的方法与途径作了生动的总结,对于我们不无借鉴意义,而且书中提供的许多传统消费品的具体制作方法,还有直接实用价值。

《北京通》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人们常说的京味儿文化的由来。现在许多人在提倡京味儿文化,于是号称“京味儿”的饭馆、茶馆、小吃店、书店,还有“京味儿”小说、“京味儿”歌曲、“京味儿”吆喝等等,大行其道。这对于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化建设,当然是好事。然而,究竟什么是地道的京味儿,却很少有人去探察。有些人搞“京味儿”是商业行为,而不是文化行为。北京人说话常常将尾音“儿化”,这并不意味着轻佻、油滑。重礼尚义、任侠好客、关心国是、处事幽默,才是过去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主流,这在老舍先生的《骆驼

样子》、《四世同堂》等名作里，表现得很充分。我希望大力发展纯正的京味儿文化，防止假冒伪劣。想了解原汁儿原味儿的京味儿风物是什么样子吗？请读一读金受申先生的《北京通》吧！

像任何事物一样，老北京的生活传统有它的正面，也有它的负面。作为历朝古都和政治文化中心，封建社会的千年积弊，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，造就着这里的腐朽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。金受申先生在《北京通》中对旧时北京的赌博、骗术、绺窃、毒窟、娼寮和迷信职业者，也作了调查和反映，对上当受骗的善良百姓，对陷入罪恶渊藪的受害者寄予同情。我觉得站在正确的立场上，把北京历史上这些消极的东西介绍给今天的读者，使他们提高警惕性和免疫力，抵制妖雾的重来，也是有必要的。如果只谈正面，不谈负面，还算得“北京通”吗？

承蒙李宏、卢昌五两位编辑的努力，大众文艺出版社领导和金腹赀先生的支持，发表在《立言画刊》上的全部《北京通》文稿才得以面世。金受申先生当时以“北京通”名义写作的文章，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报刊。如果将来都能收集起来，作为附录，对《北京通》加以增补，那就更好了。

目 录

序	戴宏森(1)
北京的风光	(1)
燕京八景	(1)
北京的四季	(4)
新春谈联	(4)
岁朝清供	(7)
新年谈吃	(16)
爆竹烟花	(19)
北京的夏天	(22)
北京的秋天	(38)
北京的冬天	(49)
北京的风俗	(77)
年 景	(77)
新年祀祖	(84)
神话举动	(88)
婚 俗	(102)
婚礼之南礼	(110)
丧 礼	(115)
洗三弥月	(143)
妇女禁忌	(149)
香 会	(152)
上 会	(166)
北京的吃喝玩乐	(172)

北 京 菜	(172)
清真饮饌	(176)
吃 鱼	(179)
吃 鸡 鸭	(188)
喝 茶	(195)
春明忆旧	(207)
北京的童戏	(218)
童戏记趣	(218)
儿童玩具	(238)
北京的宠物	(246)
豢 鸟	(246)
养 鸽	(279)
养 金 鱼	(294)
养 蟋 蟀	(299)
北京的曲艺	(310)
八 角 鼓	(310)
岔 曲	(313)
什不闲·莲花落	(316)
夯 歌	(317)
滦州影戏	(318)
评 书	(320)
警人艺术	(324)
北京的行业	(329)
庄 馆	(329)
果 行	(333)
国 药 行	(340)
洋 药 局	(349)

茶 馆	(352)
金 融 界	(363)
小店火房	(373)
小 市	(376)
老 虎 摊	(385)
货 郎	(389)
口子攒儿	(400)
阴 阳 生	(421)
北京的手工业	(426)
底 局 子	(426)
绣花补活凸活	(428)
纸 花 业	(431)
吹 瓶 业	(434)
北京的作坊	(437)
狗 肉 作 坊	(437)
羊 头 肉 作 坊	(439)
猪 头 肉 作 坊	(442)
羊 肚 作 坊	(445)
驴 肉 作 坊	(446)
马 肉 作 坊	(448)
旧京琐谈	(450)
谈 玉	(450)
谈 煤	(456)
谈 灯	(463)
谈 扇	(466)
谈 酒	(472)
谈 烟	(479)
鼻烟及烟壶	(487)

鸦片及烟具	(491)
谈 画 具	(498)
谈 裱 字 画	(504)
谈 洋 烟 画	(508)
谈 汽 车	(512)
谈 故 宅	(517)
谈 钓 具	(527)
谈 发 髻	(533)
刻 石 纪 略	(546)
十三仓与十七仓	(555)
旧京积弊	(558)
赌 博	(558)
缙 窃	(584)
娼 寮	(593)
毒 窟 剪 影	(597)
跳 神	(606)
扶乩与灵术	(611)
风 水 阴 阳	(625)

北京的风光

燕京八景

燕京八景在传说上，颇有些出入，实在就是以下八景：“琼岛春阴”、“太液秋风”、“西山晴雪”、“居庸叠翠”、“玉泉趵突”、“卢沟晓月”、“蓟门烟树”、“金台夕照”。京人通说有“银锭观山”，还有说连上银锭观山，再加一景，是为燕京十景，这是绝对无聊的，我时常走过银锭桥，不用说只能依稀看见西山淡影，即以在观山上加银锭二字，已十分俗气，哪能算一景。

琼岛春阴 琼岛即北海中小白塔所在地的土山，据《白塔记》说：正名为万寿山。相传琼岛即金章宗对句：“二人土上坐，一月日边明”的琼华岛，更说此岛山石，是金人辇自汴京艮岳，亦即宋代有名的花石纲，但我总以为金京在今城西南，此地适为金京东北郊，是否为别苑，就不可知了。琼岛春阴石碑，是清高宗御笔，在山

东面建立，斜对陟山门。以前我对此景，曾大加非笑，近年领略了四时景色的琼岛，才觉春阴天暗，水雾朦胧中的山影塔光，蕴蓄实深，但只宜于远观，如置身其间，反觉无味，这是我每天经过金鳌玉蝀桥得来的经验。

太液秋风 太液池说者谓只为北海一隅，而文人笔墨中，又说是中南海，还有说太液池是三海总名的。以我个人观察所得，中南海木茂林幽，海面长广，在秋风乍度之时，颇有因时兴感之致，小立蜈蚣桥头，凉风入怀，难免一年容易之悲。

西山晴雪 西山晴雪御笔碑，建立香山，仍然完好。记得有一文人笔记中写“西山春雪”四字，实为大误。西山景色，有远观、深涉两趣，若既不远观，又不深涉，只在山下望山，纵有晴雪，亦不美观，所以我以为当初立此景时，必由远观而来。登小白塔远望西山，颇有层峦叠嶂之致。

居庸叠翠 居庸关在京北南口之中，山峡关口长约四五十里，南为南口，北为北口，居庸关在其中心。居庸关为天下九要塞之一，北齐时为纳款关，唐为蓟门关，元代始名为居庸关，在此屯军，分驻南北口。居庸关城为明代魏国公徐达所建，形势险要。北地各山，大半都苍紫千重，独居庸关左近各山，佳树野花，造成翠色如波的美景，夏天来看，不失为“居庸叠翠”一景，有清高宗御笔石碑建立关旁。关中并有“云台”、“白凤冢”（即《游龙戏凤》中凤姐埋骨处）、“五鬼头”、“弹琴峡”、“八达岭”诸名胜。万里长城亦在此地随山起伏，东来西去。

玉泉趵突 玉泉山经清高宗以陆羽茶经的学识，仔细品题，缜密称量，断定为天下第一泉，立碑为记。又以玉泉泉水，飞珠漱玉，立为燕京八景之一的玉泉趵突，代替了旧名——玉泉垂虹，御笔书碑，立在天下第一泉碑旁。究竟玉泉山水，好在哪里？只好在矿泉而已，据说第一泉水比第二泉水重一厘，有人说是轻一厘，我所知仍是重。清乾隆前，宫中用水，取自寿安山（周退翁花园所在

地),乾隆后始改用玉泉山水,水车上盖龙袱,走路不避车马,随时可以叫城,端的十分威严。

卢沟晓月 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的桑乾河水,笔者是欣赏过它汹涌之势的,至今想起那水漫桥头的水势,犹为心悸的。但在无水时,能十一孔桥,只有一孔流水,而又善于改道,今天这孔有水,明天那孔有水。卢沟桥卧于桑乾河(古名无定河,康熙三十七年改名永定河)上,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。至金明昌三年始竣工,长二百四十步,两旁石柱一百四十根,为以前驿路孔道,所以异常繁盛,自铁路修成,遂一落千丈。桥端有碑亭,内建“卢沟晓月”御笔碑,实在风景,并无可取。

蓟门烟树 蓟门一名蓟丘,本幽燕别名,蓟门烟树地点即在元代废城之间,据幼卿表兄言:此地实为西直门外之北,而非德胜门外之西,故是否因其旁有大土丘二,即为元健德门故址,尚待考证。笔者曾考:凡元代城门旧址,门外必有石桥,就是桥已圯尽,仍有积石,如光熙门门外,即有桥址,土人仍以光熙门呼之,可无疑义,德胜门外牯牛桥土城豁子,口外石桥,尚颇完整,疑即健德门故址。北京东北二郊,地颇荒凉,但北郊荒凉而不枯燥,尚有烟树余风。蓟门烟树御笔碑,并有高宗御制诗:“十里轻杨烟雾浮,蓟门指点认前邱,青帘貰酒今何少?黄土埋人即渐稠,牵客未能留远别,听鹈谁解作清游,梵钟欲醒红尘客,断续常飘云外楼。”诗虽不太高明,却已能为此一景生色不少了。

金台夕照 已见缤纷拾遗录中,按燕太子丹所建之黄金台在易县东南三里,正名武阳台,易县本为燕国下都,京东蓟县为上都,据北大发掘,已得确证,至于北京何以有金台夕照,我想仍应就其地求之,必可得一解释。又按易县以台为名的地方很多,当系古风,武阳台是其中最大的。

北京 的 四 季

新 春 谈 联

北京旧年,确有几样可以为记的事实,虽然多人记载过,但不妨以别笔写一些,以资点缀应景。中国历并不是阴历,公历纯以太阳纪年,不问太阴,所以称阳历。中国历以太阳纪年,太阴纪月,可以谓之阴阳合历,或谓夏历,或谓农历,均无不可,不信试问钦天监旧人,冬至到冬至,是不是三百六十五日? 二十四节气在阳历上是不是有准日子? 便可知道了。只有回教历法,是纯以见月为一月,积十二个月为一年的。这是历法关系,若图改历法,须首谋便农的,俟三春有暇,将日本明治年改历政令写出,便知端详。旧年春联,是被人相当注意的,春联的历史传说,不便来谈,只觉千门万户,红光绕眼。若衬以门神挂钱,尤为有趣。笔者十年前,偶然买了一本精钞的“大内楹联”,所谓大内,并不只限内宫外朝的紫禁

城，连苑囿园林都有，朱丝栏馆阁体字，考其年代，应在咸丰以前，因长春园，畅春园，圆明园……全在内，现三园已无，其楹联应也随之增了价值。兹值斗柄回寅之时，钞录一些大内楹联——注重已毁各园，或者也能算旧京文献之一罢！

风袅卢烟移昼漏，月临书幌正宵衣。（圆明园多稼轩）

敷政协民心为愜冀风毕雨，澄怀观物理妙参智水仁山。（长春园澄怀堂）

按民国二十五年，京市工务局有“实测圆明长春万春三园遗址形势图”出版，测绘颇精，立体的圆明园模型，则存北京图书馆，若参看对照，庶几可以想像当日豪华。本文所录，皆择其秀丽者，不过有必要时，也可例外。

菱荷香绕垂鞭袖，杨柳风微弄笛船。（重华宫东室，即高宗龙潜时旧邸）

闲云入窗牖，清露滴梧桐。（西苑香宸殿）

千载丹心扶大义，两间正气护皇图。（圆明园前楼，内奉祀关帝）。

笼庭水树宜凉影，印砌烟花带露姿。（畅春园乐寿堂西室后厦）

辑宁我邦家以时讲武，懋戒尔众士于兹课功。（畅春园永宁寺之西阅武楼，按在万寿山东西苑营市街，今仍巍然存在，联则移三贝子花园幽风堂）

洞泉无操琴冷然善也，风竹有声画顾而乐之。（圆明园奉三无私殿）

林月映宵衣寮案一堂师帝典，松风传昼漏农桑四野绘豳图。（静宜园殿联）

念切者丰年为瑞贤臣为宝，心游乎道德之渊仁义之林。（清漪园勤政殿，第二联略）

因溯委以会心是处原泉来活水，即登高而游目当前奥突对玲